

緬懷耿牧師，心中永遠的好牧師，永遠想念您！

我的感恩見證（再次轉發）

在寫這篇見證的時候，我心中充滿了感恩。今天我能像正常人一樣，借助自己的眼睛，在紙上寫下自己的感恩之言，用自己的眼睛正常地工作和生活，是主耶穌給我的莫大的恩典，我要感謝讚美祂。

我的感恩見證

在寫這篇見證的時候，我心中充滿了感恩。今天我能像正常人一樣，借助自己的眼睛，在紙上寫下自己的感恩之言，用自己的眼睛正常地工作和生活，是主耶穌給我的莫大的恩典，我要感謝讚美祂。

二〇〇六年二月五日星期天上午，和往常一樣我和媽媽去教會參加主日崇拜和主日學。下午回家後不久，就覺得身體不舒服，頭很痛，雙眼的視力模糊，只感到坐立不安。想去看醫生，可是星期天沒有門診。掛急診吧，心裏也猶豫，急診醫生通常不會仔細會診，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的可能性比較大，怕真有什麼問題反倒被耽誤了。還是忍一忍，等星期一再說吧。可是身體不適的情況不但沒有改善，反而加重了。我心裏一陣陣恐慌，不斷呼求主，默默禱告求主幫助保護。

次日一早預約順利，8:40 就安排醫生替我檢查。我們的一位好朋友開車送我去醫院。媽媽當時大病初愈，身體還十分軟弱，可是她不放心，也要陪着我一起去。朋友在離診所最近的地方把我們放下車。當時我的身體非常不舒服，自己一人不勝行走，身體幾乎完全靠在媽媽身上，勉強拖行。媽媽支着拐杖，載負着我的重量吃力地行走。朋友望着我們漸漸遠去的身影，為我們捏了一把汗。

媽媽好不容易把我拖到診所，我們沒等多久就被叫入診療室。根據我的癥狀醫生認為問題出在眼睛，他即刻去電與眼科醫生聯係，要求立即診療。感謝神，讓醫生一開始就注意到我的眼睛，並做出準確的判斷。我當時的主要症狀並不是眼睛，而是頭痛，經驗不夠的醫生很可能會忽略一些次要的症狀，而把注意力太多地放在頭痛的方面，因而判斷錯誤。人的眼睛十分嬌弱，若不及時治療，短時間內就會造成不可逆轉的失明。由於初步的判斷準確，我才有機會立即接受眼科醫生的全面檢查。單憑這一點，神的恩典就顯明了。是祂救了我。

眼科醫生檢查後發現我的眼壓很高，右眼更甚，情況危急，初步診斷為急性青光眼。如果眼壓持續居高不下，短至幾個小時之內，眼睛就有失明的危險。為避免手術，醫生趕緊用藥為我降眼壓，又用雷射（激光）為我做了初步治療。可惜我當時的情況並不樂觀，手術治療已經避免不了了。

正在愁容滿面、不知如何把握的時候，護士進來告訴我們說：“你們的牧師在外面等着呢。”牧師？不會吧。教會沒有人知道我病了，更沒有人知道我來醫院看病，牧師怎麼會來？媽媽替我回答護士說：“一定是搞錯了。”護士出去看了之後又回來，用肯定的語氣說：“他說他確確實實是你們的牧師。”果然不錯，耿牧師進來了。原來朋友送走我們之後，心裏着急，怕我們支撐不住，就給耿牧師打了電話。朋友並不清楚我們在哪棟樓，更不知道我們在哪個診療室。可是，耿牧師還

是把我們找到了。

耿牧師踏進診療室時，正是醫生忙了一整天，用了各種方法想避開手術卻一無果效，決定讓我留院，次日清晨接受手術治療的時候。當時媽媽和我，我們倆心裏很亂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耿牧師的到來，就好像 神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為我差來了安慰師。他為我禱告，把 神的安慰和平安帶到我心裏。那一刻，有了 神的同在，我不再懼怕，不再擔憂。

我知道耿牧師很忙，那天住在 **Anaheim Hills** 的一位姊妹家中有火警，耿牧師正需要通知教會的關懷小組為此代禱，他卻分身來醫院看望我了。在百忙中，還為我媽媽回家休息作了安排，讓元亨弟兄來醫院把媽媽接回家。而明珊姐妹還特地交待，要元亨弟兄把媽媽先送去他們家，讓她吃了飯才回家。牧師和元亨夫婦的愛心深深感動了我。

那天晚上我被送入病房。 神的安排非常奇妙，那組病房恰好是我以前工作過的病房。由於這層關係，晚班護士對我照顧得非常好，悉心為我滴眼藥水。感謝 神，我心裏一直有平安，晚上睡得很好。每每醒來就不住地禱告，求 神醫治。

手術被安排在第二天清早七點。耿牧師凌晨四點去韓國教會晨禱之後，就風塵僕僕趕在我手術之前來看望我，並為我禱告。他還護送我去手術等候室，手術完了之後，又來手術恢復室看望我。這時候我知道，因着耿牧師的緣故，教會很多弟兄姊妹已經在為我禱告了。

我家成員簡單，哥、嫂住得較遠，照應不到。可是在我手術恢復期間，我突然覺得在主內我有那麼多的弟兄姊妹在我的身邊。他們的代禱和電話慰問給了我很大的鼓勵。**Frank** 和 **Iris** 在我出院的當天，下了班就直接來看我了。**Kelly** 和楊衡也來看我，**Kelly** 還常來電話，詳細了解我的病情。**Sharon** 的雞湯和補品、耿伯母的肥肥大大的枸杞、文薇帶來的菜和包子等都寄托了弟兄姊妹對我的關愛。**Laura** 在與主日學學員的 **email** 溝通中時常提到我，要大家為我眼睛的恢復代禱。弟兄姊妹的關愛和鼓勵，把 神的愛直接送到我身邊，使我倍感主內愛的溫暖。

我知道一切的恩典和奇妙的安排都是出於 神。沒有 神的帶領，使我得到及時的治療、及時的康復，我可能已經失明了。今天我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和工作，我的心中充滿了對 神的感恩。我把一切榮耀都歸于全能的 神。

王耐雪

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五日

二〇〇六年二月五日星期天上午，和往常一樣我和媽媽去教會參加主日崇拜和主日學。下午回家後不久，就覺得身體不舒服，頭很痛，雙眼的視力模糊，只感到坐立不安。想去看醫生，可是星期天沒有門診。挂急診吧，心裏也猶豫，急診醫生通常不會仔細會診，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的可能性比較大，怕真有什麼問題反倒被耽誤了。還是忍一忍，等星期一再說吧。可是身體不適的情況不但沒有改善，反而加重了。我心裏一陣陣恐慌，不斷呼求主，默默禱告求主幫助保護。

次日一早預約順利，**8:40** 就安排醫生替我檢查。我們的一位好朋友開車送我去醫院。媽媽當時大病初愈，身體還十分軟弱，可是她不放心，也要陪着我一起去。朋友在離診所最近的地方把我們放下車。當時我的身體非常不舒服，自己一人不勝行走，身體幾乎完全靠在媽媽身上，勉強拖

行。媽媽支着拐杖，載負着我的重量吃力地行走。朋友望着我們漸漸遠去的身影，為我們捏了一把汗。

媽媽好不容易把我拖到診所，我們沒等多久就被叫入診療室。根據我的癥狀醫生認為問題出在眼睛，他即刻去電與眼科醫生聯係，要求立即診療。感謝 神，讓醫生一開始就注意到我的眼睛，並做出準確的判斷。我當時的主要症狀並不是眼睛，而是頭痛，經驗不夠的醫生很可能會忽略一些次要的症狀，而把注意力太多地放在頭痛的方面，因而判斷錯誤。人的眼睛十分纖弱，若不及時治療，短時間內就會造成不可逆轉的失明。由於初步的判斷準確，我才有機會立即接受眼科醫生的全面檢查。單憑這一點，神的恩典就顯明了。是祂救了我。

眼科醫生檢查後發現我的眼壓很高，右眼更甚，情況危急，初步診斷為急性青光眼。如果眼壓持續居高不下，短至幾個小時之內，眼睛就有失明的危險。為避免手術，醫生趕緊用藥為我降眼壓，又用雷射（激光）為我做了初步治療。可惜我當時的情況並不樂觀，手術治療已經避免不了了。

正在愁容滿面、不知如何把握的時候，護士進來告訴我們說：“你們的牧師在外面等着呢。”牧師？不會吧。教會沒有人知道我病了，更沒有人知道我來醫院看病，牧師怎麼會來？媽媽替我回答護士說：“一定是搞錯了。”護士出去看了之後又回來，用肯定的語氣說：“他說他確確實實是你們的牧師。”果然不錯，耿牧師進來了。原來朋友送走我們之後，心裏着急，怕我們支撐不住，就給耿牧師打了電話。朋友並不清楚我們在哪棟樓，更不知道我們在哪個診療室。可是，耿牧師還是把我們找到了。

耿牧師踏進診療室時，正是醫生忙了一整天，用了各種方法想避開手術卻一無果效，決定讓我留院，次日清晨接受手術治療的時候。當時媽媽和我，我們倆心裏很亂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耿牧師的到來，就好像 神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為我差來了安慰師。他為我禱告，把 神的安慰和平安帶到我心裏。那一刻，有了 神的同在，我不再懼怕，不再擔憂。

我知道耿牧師很忙，那天住在 **Anaheim Hills** 的一位姊妹家中有火警，耿牧師正需要通知教會的關懷小組為此代禱，他卻分身來醫院看望我了。在百忙中，還為我媽媽回家休息作了安排，讓元亨弟兄來醫院把媽媽接回家。而明珊姐妹還特地交待，要元亨弟兄把媽媽先送去他們家，讓她吃了飯才回家。牧師和元亨夫婦的愛心深深感動了我。

那天晚上我被送入病房。 神的安排非常奇妙，那組病房恰好是我以前工作過的病房。由於這層關係，晚班護士對我照顧得非常好，悉心為我滴眼藥水。感謝 神，我心裏一直有平安，晚上睡得很好。每每醒來就不住地禱告，求 神醫治。

手術被安排在第二天清早七點。耿牧師凌晨四點去韓國教會晨禱之後，就風塵僕僕趕在我手術之前來看望我，並為我禱告。他還護送我去手術等候室，手術完了之後，又來手術恢復室看望我。這時候我知道，因着耿牧師的緣故，教會很多弟兄姊妹已經在為我禱告了。

我家成員簡單，當時哥、嫂住得較遠，照應不到。可是在我手術恢復期間，我突然覺得在主內我有那麼多的弟兄姊妹在我的身邊。他們的代禱和電話慰問給了我很大的鼓勵。**Frank** 和 **Iris** 在我出

院的當天，下了班就直接來看我了。**Kelly** 和楊衡也來看我，**Kelly** 還常來電話，詳細了解我的病情。**Sharon** 的雞湯和補品、耿伯母的肥肥大大的枸杞、文薇帶來的菜和包子等都寄托了弟兄姊妹對我的關愛。**Laura** 在與主日學學員的 email 溝通中時常提到我，要大家為我眼睛的恢復代禱。弟兄姊妹的關愛和鼓勵，把 神的愛直接送到我身邊，使我倍感主內愛的溫暖。

我知道一切的恩典和奇妙的安排都是出於 神。沒有 神的帶領，使我得到及時的治療、及時的康復，我可能已經失明了。今天我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和工作，我的心中充滿了對 神的感恩。我把一切榮耀都歸于全能的 神。

王耐雪

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五日